

高校思政课教学的“守”与“变”研究

——以《中国近现代史纲要》为例

王金崇 王 洋

(湖州师范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 浙江 湖州 313000)

摘 要:我国高校思政课很多停留在以往旧有思维和旧有模式中,不利于思政课的质量提升。本文以《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为例,梳理当前高校《纲要》教学存在的多重范式误区,探索《纲要》课程在教学体系、学科体系、话语体系和学术体系领域内的“守”与“变”,用以提升《纲要》的教学质量。

关键词:《纲要》教学;“守”;“变”

Research on “Observance” and “Change” in the Teaching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ake the Outline of Modern and Modern Chinese History as an example

Wang Yuchong, Wang Yang

(School of Marxism, Huzhou Normal University, Huzhou 313000, Zhejiang, China)

Abstract: Many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 China stay in the old thinking and old mode, which is not conducive to the quality improvement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 Taking the course of “Outline of Modern and Modern Chinese History” as an example, this paper sorts out the multiple paradigm misunderstandings in the teaching of the “Outline” in the current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nd explores the “observance” and “change” of the “Outline” course in the fields of teaching system, subject system, discourse system and academic system, so as to improve the teaching quality of the Outline.

Key words: Outline teaching; “Shou”; “Change”

一、价值诠释:以《纲要》描画民族复兴的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说,一个不知道来路的民族,是一个没有出路的民族。尤其是中国近现代的“来路”,更是今天奋发向上的行动指南。《纲要》课程的学科建设、学术建设、话语体系建设在当前语境下对青年学生的“坐标”价值作用正日益突显。这种“坐标”价值需要由“守”和“变”的路径来逐渐实现。在现实层面上,改变传统的《纲要》讲授模式,一是能够培养青年学生现代科技变思想,改进工作方法,把握历史前进规律,掌握历史主动性。二能够深化国情认识,端正态度、汲取力量、增强本领,为学习近现代史加深理解、增强底气,培养青年学生正确分析社会现象的能力,保持艰苦奋斗的昂扬精神,提高应对风险的水平,增强对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责任感、使命感和判断力,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把党在其发展历程中的理念、经验、光荣传统、作风和精神财富内化为精神导向,外化为争先进位的具体行动,成为马克思主义忠诚的信仰者、践行者、宣传者和贯彻者,坚定社会主义道路自信。

二、问题梳理:《纲要》教学的多重范式误区

当前《纲要》教学也深入改革,取得了很大成效,但仍存在不足。例如,《纲要》的主要授课形式仍然采用简单粗放式的阐述,其中“共产党与民众、共产党与基层社会,就是单向的‘挥手’和‘跟随’、‘控制’和‘被控制’的关系”^[1]。这种平铺直叙的《纲要》教学平面化、文字化了中国发展的历史过程,平淡了新阶段人们的感情,遮蔽了中国革命的价值性,不仅没有展现出中国共产党人的战略眼光和超群智慧,更是给当代青年造成许多困惑:在改革开放如火如荼、中国蒸蒸日上的岁月里100多年前的马克思主义还有能力解决时代主题吗?其实,革命与建设胜利的果实取自于立体化的历史坐标中,今日的成就来自于近现代的努力与探索,成就是从近代历史的深处逐渐发掘出来的,近代历史是当代的基础与动力等,是当前《纲要》教学所忽略的思想深度。

其次,《纲要》教学没有形成系统的方法论基础,没有上升至

学术和学科层面,因此变速度比较缓慢。在认识领域内的主要问题,是对“近代”和“现代”衔接的割裂性误解,将辛亥革命诠释为时代语境下的具体行为、形态,缺少对社会形态变更的世界性线索阐释,使辛亥革命无法超越时代的界限、合理地光顾农业成熟的大国,使其与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科技、社会生活、思维方式等失之交臂,将当代的“中国式现代化”“数字经济”“资源能源集约利用”“实现人的全生命周期公共服务优质共享”“建设共同富裕美好社会”“现代化治理”等理念放置单纯的改革范畴之内,因而在现实中将近现代启蒙成果封闭在特定的年代里。这是典型的“变”与“守”之间关系的割裂,以今日“变”的眼界难昔日“守”的传统,遮蔽了二者的差异、传承与辩证关系。

再次,《纲要》课程本身蕴含了问题意识,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螺旋式上升发展的总进程,《纲要》中事件与人物不该各份成为零散思政资源,应摆脱这一尴尬,响应“总体史”的坐标价值,完成历史引领的使命。有些教师在教授《纲要》时,没能把握历史主线条和思想价值;在整体思维谱系中讲授《纲要》时,忽视了世界普遍联系原理,没有注重生活叙事,与时事又失之交臂。

此外,《纲要》教学的“守”与“变”离不开多元化手段和科技方法的运用,但当前出现两种教学手段的“过”和“不及”。例如,《纲要》教学有时场域不当、内容和方法过度标新立异,带来的结果却适得其反,出离了《纲要》轨迹,让人不知所云,失去教学宗旨和重点。《纲要》教学采用的场域、手段也是当前应该考虑的因素。

三、优化全过程:《纲要》教学新升级

第一,《纲要》教学体系中课程内容的“守”与“变”关系。梳理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的发展史,制定合理的、连续性、能够体现出中国近现代史发展规律的教育内容。其中宣讲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是《纲要》教学的重中之重,这时需要辅以社会主义发展史、革命人物以及新时代中国党员干部的典型光辉事迹、新中国发展史以及改革开放历程,让教学内容充满反思,充分展现出中国

共产党在历史发展中指明灯的作用、教学中问题意识的价值。可以说,《纲要》教学内容是抽象与具体、实践与理论的结合。以碎片化、论文集式合成的《纲要》故事只能是历史线索的辅助材料,不应成为《纲要》教学的重点;此外,应将《纲要》教学情怀升华,破除理论的空洞,再现过程的具体元素。在《纲要》教学讲解中也许会指明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由盛转衰,继而阐明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的主要矛盾、中华民族的历史任务及其关系等,但对于《纲要》教学来说,讲到这一层次时并没有延伸,就略显表层化,因为它没有回答中国在晚清之前的辉煌与思维方式之间的关系、思维方式与自然科学之间的关系、自然科学与多国政治之间的关系,这些关系同毛泽东同志在建国初期所提出的将农业社会尽快转变为工业社会的思想具有相关性,也即是涉及到“科学”发展与逻辑相统一对于《纲要》的意义。近现代历史如史华慈教授所指出的“至今仍是一理想和现实互动的场面,马列主义与中国未来的关系仍然是一个开放性的问题。”^[2]

第二,《纲要》教学体系中教师的新思想。《纲要》教师的首要任务是教学与研究,在这一过程中,不断深化和寻找最具价值的问题和领域。但近几年高校教师出于学术考评需要,往往将变取自于泊来的新名词和新理念,对于教学本身作为自己安身立命资本的认识不足,导致《纲要》研究领域不断增多关注点同时《纲要》教学面目越来越笼统的困惑。也就是说,课堂上历史分析的引领看上去皆有道理,但分析之后却令人更加失去方向,使历史裁判陷入两难。而青年学生在听到《纲要》课程时,虽在不断地记忆,却往往忽略了内容的学术性思考。这是两条擦肩而过的平行线。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恰恰反对这种只看到教学与研究的个性而孤立、片面地没有看到其相关性的做法,要求认识到“事物之间和事物内部各要素之间联系的普遍性”,要求教师具有宏观布局能力,既能够引领青年学生透过现象看到本质、透过偶然找出必然,又能够在各种矛盾中分辨出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遵循历史前进的规律。恩格斯指出,“没有理论思维,的确无法使自然界中的两件事实联系起来,或者洞察二者之间的既有的联系。”^[3]这就是说,需要充分发挥教师的主观能动性才能够发掘出事物的本质、属性和相互之间的联系,事物本身也不具备正误一说,事物之间各种联系环节的表述形式具有主观性。这要求《纲要》教师培养逻辑性思维、政治敏锐度,才能够统领全局、预见全局和活跃授课场域,推动《纲要》教学有思想、有深度,有理论、有史实,不至于流于形式。《纲要》教师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引领“人”的思想而非单纯讲故事,目标就是万众一心,“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因此,《纲要》教师要遵循“人”的思想成长规律和教学规律,要伴随“人”的思想而改变教学方法并参考具体语境,做到有针对性。

第三,《纲要》教学不能仅仅停留于教学表层,还需深化《纲要》的科研工作,建立起《纲要》的学科体系、话语体系和学术体系。《纲要》要向学科建设靠拢。遵循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从不同角度研究世界,把物质世界的不同运动形式、不同位置、不同方面、不同层次作为研究对象,构成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不同的学科体系。有学者曾指出过:“历史研究不是讲故事,也不是为讲故事做准备”,历史研究“是一门向讲故事提问的学科”,“是融合了从旧故事里发掘新故事、细部研究和意义追寻这三者为一体而形成的一个思考人类过去的专业学科”^[4]将《纲要》作为一门学问、一种文化,看到近现代历史的冲突与对抗,这都需要将《纲要》也作为一种独立的阶段性文化,突显出主体对《纲要》的主客二分。历史是一门时间之学,它给予人的价值是反思和警醒,是《纲要》学科的专业价值,而教学的内容和方式手段也应随之展开,以提升学生思想的纯洁性,明来路,找出路,于“守”中而“变”,是《纲要》学科的发展方向。

《纲要》若被视作一门学科,不仅需要教学的艺术,更需要其研究具有深度,应构建《纲要》的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学懂弄通做实党的变理论,掌握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夯实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思想根基,理论上清醒,政治上才能坚定。”^[5]在《纲要》授课的宏观层面,要掌握学术高度上的理论,才会进入深度思考,提出自己的看法,引人入胜,从而指导实践工作。在微观层面,采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去讲授《纲要》,就必须涵养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功底,具有学科发展

的潜力和基础。但是当前的《纲要》教学,教师往往只讲到历史或正或误的结论,却省略了历史的逻辑分析,缺失的分析实质上是缺乏学术研究的支撑部分。生动地讲解《纲要》稍为容易,而历史逻辑的科学分析方法具有一定难度,它是体现《纲要》教师学术水平的一个重要手段。科学分析与阶级分析相统一的方法论,能够为《纲要》教学的学术研究开辟新境界。毛泽东同志强调,分析事物要采用“全面的历史的方法”,尤其是要采用“古今中外法”^[6],就是要求《纲要》研究者具有较高的理论水平,并能够采用科学的方法进行学术研究,将《纲要》作为一门开放型的学科,而非故步自封的理论。

第四,教学形式多样化。从形式对内容的反作用表明,形式具有相对独立性,这种相对独立性可以使同一内容由多种形式来体现。因此,遵循《纲要》教学的真实性原则,需要立足实际,“守”后再创多种教学形式。《纲要》教学是开放和发展的过程,不能自言自语,需要借鉴不同学科的不同方式。当前《纲要》课程的优化方式,除了注意教学内容的升华、教师队伍的建设之外,还应提倡结合数字信息技术,采用多个建课平台:学习通、尔雅等,同时注重学科体系、话语体系和学术体系建设,摆脱纯粹的《纲要》“教”与“学”的思路,将教学切分为不同的模块:实践教学、理论学习、模拟教学等。

第五为实现《纲要》教学的“守”与“变”,还需健全保障高校《纲要》课程体系的“有”与“为”,明确拥有的资源,确定布局设置,统一《纲要》教学的“前论”“本论”“结论”“监测”与“拓展”,探索《纲要》教学管理的常态化。制度护航是高校推进《纲要》教学的助力。一是要摆正《纲要》教学的政治地位,将其制度建设统一到国家发展、民族复兴的高度上;二是要将学生作为《纲要》课程制度开发与承载的主体,发挥学生的主动性,以培育心怀国之大者的学生为根本宗旨;三是要从评估反馈机制、动力机制、监督机制、约束机制、修复机制等方面构建《纲要》教学的优化形式,从教学主体到客体,从内容到形式,从时间到场域多方面来保障《纲要》教学的质量和效果。将新成果、新思想与教学汇流,增强《纲要》教学合力,坚持“守”与“变”,在现实高度上为社会发展提供精神内生力,在历史高度上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理论支持。

《纲要》教学需要深厚的理论根基,才能够正确传达出近现代历史宗旨,正确复述书本是“守”。《纲要》的“守”是“变”的必要前提,“变”虽重要却不能离开“守”之大道,一如“开新”不能离“本”,因此“守”与“变”既对立又统一,近现代史的“守”与“变”的统一体要与当代所需相互印证,在宏阔的领域内架构起历史的桥梁。

参考文献:

- [1] 李金铮.向“新革命史”转型:中共革命史研究方法的反思与突破[J].中共《纲要》研究,2010(1).
- [2] (美)史华慈著、王中江编.思想的跨度与张力——中国思想史论集[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9:19.
- [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890.
- [4] 姚大力.读史的智慧[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6:368.
- [5]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227.
- [6] 毛泽东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400.

作者简介:

王金崇,女(1975-),汉族,哈尔滨人,湖州师范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哲学。王洋,男(2001-),浙江嘉兴人,湖州师范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2019级本科生。

基金项目:

①2021年度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建设的百年历程与经验启示研究(21YJC710021);②浙江省高等教育学会研究课题项目:立德树人背景下课程思政与专业教育协同效应研究(KT2021129)。